

逐风录

ZHU FENG LU



抢劫来的美男，是否就是爱情？厚脸皮的追逐，是否就是心动？
当幸福就在身边，那就抱过来啃一口吧！
菜刀一横，这回，猫爷要打劫爱情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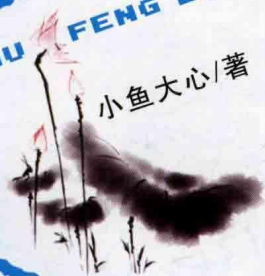
小鱼大心◎著

下

逐风录

ZHU FENG LIU

小鱼大心/著



下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一章 花猫屁股谁敢摸/001
- 第二章 谁主乱世颠沛流/013
- 第三章 绿林山头猫为爷/022
- 第四章 霸王下山美色劫/032
- 第五章 猫爷拦美要劫色/040
- 第六章 夜探曲府女追男/048
- 第七章 久别七年重逢泪/056
- 第八章 酒醉风流银钩月/064
- 第九章 为见耗子舍美行/073
- 第十章 桃花酿酒泛醋香/083
- 第十一章 手帕姐妹暗谋藏/096
- 第十二章 红艳独绝新嫁衣/109
- 第十三章 宠溺红颜风月吟/122
- 第十四章 残月离曲情两伤/131
- 第十五章 情开残败孤远帆/141



第十六章	翱翔雌鹰初展翅/148
第十七章	猫爷劫粮遇缠男/158
第十八章	粉黛男装战沙场/168
第十九章	金戈之下情丝绕/176
第二十章	杂锅乱炖熬毒粥/184
第二十一章	一夜藏龙斗智戏/194
第二十二章	处子之血毒蛇妇/206
第二十三章	含谎横行斐公子/218
第二十四章	娆国夜宴醉玲珑/226
第二十五章	千面银钩孰是真/237
第二十六章	虎口凶恶险重生/245
第二十七章	帝心难测暗潮涌/253
第二十八章	真凤落毛雀占巢/264
第二十九章	生情变革剑问心/272
第三十章	万斩情愫葬痴狂/280
第三十一章	火烧灵堂三娘逝/288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三十二章 银钩终钓猫眼月/299
- 第三十三章 角逐之争非善类/306
- 第三十四章 情感狂啸难从容/314
- 第三十五章 嗜仇寻女瑶池泪/322
- 第三十六章 捍卫关口水龙吟/331
- 第三十七章 金戈铁马葬英雄/340
- 第三十八章 疏影残足血染襟/350
- 第三十九章 策马山中救风尘/360
- 第四十章 神秘岚琅因果劫/370
- 第四十一章 曲迎花红猫坠泪/378
- 第四十二章 “一笔因果”武林会/386
- 第四十三章 马踏千里催命符/396
- 第四十四章 夜闯皇宫为战衣/407
- 第四十五章 酒醉痴狂丈海量/419
- 第四十六章 柳岸花船醋一江/427
- 第四十七章 为救花耗火烧宫/438



第四十八章	月下醉猫红莲开/445
第四十九章	霸业终成帝王颂/459
第五十章	飞离金銮双燕呢/468
第五十一章	生死骤变山中夜/477
第五十二章	清雪独舞碎飘零/489
第五十三章	谁之背弃血逆流/498
第五十四章	九曲一陌孤唱晚/505
第五十五章	曲陌银钩诉渊源/514
第五十六章	嗜命真相睡岁蛊/528
第五十七章	害人害己蛊食命/537
第五十八章	瑶池终圆母女情/546
第五十九章	生命消逝无归期/555
第六十章	命运捉弄九天龙/566
第六十一章	因果梵间死同穴/573
第六十二章	谁主沉浮逐风流/587
后 记	/600



第三十二章

银钩终钓猫眼月

在两人的斗嘴逗乐间，猫儿与曲陌之间的那些闹心事儿，完全被银钩的胡搅蛮缠给推到犄角旮旯去了。猫儿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自己对曲陌的感情不够深？

一桩丧事后，是一桩喜事。

丧事是三娘的去世。在他人眼中，那不过是看不见的悲戚，甚至牵扯不了一分心思，只留给至亲之人一些悲痛，在岁月中渐渐消散。

喜事是曲陌与香泽公主的亲事。离帝已经下旨，命曲陌带着聘礼护送香泽公主回国，然后择吉日正式迎娶公主回离国曲府。过程虽然烦琐，却是礼数。

这桩喜事，日传千里，成为每个人心中对于和平的向往。

老百姓原本以为香泽公主是要嫁给离国太子，不想却是要嫁给“九曲一陌”的曲公子。大家的猜测落空，却仍是异样欢喜的，只要见了曲陌与香泽公主一起策马而行的情景，谁不夸好一对儿神仙眷侣？

离国上下一片欢悦，不但为曲陌与香泽公主的婚事，更是为在离国找到了饶汐儿，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饶池女之女。如此这般，饶国又欠了离国好大一个人情，若霍国来袭，绝对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

离国子民在不为战争所扰的遐想里兴奋喜悦着，被关注的几个重要人物却沉寂在彼此的错乱中。

三娘的后事办好后，饶汐儿便在饶帝的催促中与曲陌、香泽公主一同去了饶国。这一行，不但是楚府的人要全部跟着去享荣华富贵，饶汐儿还硬是将花锄带去，将其

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般照顾。实则，花锄确是饶汐儿的亲弟弟，只是这话，已然万万不能说。

饶汐儿自己守着这个秘密，心里非常明白，既然一开始就错了，也只能继续错下去，不然，单是那欺君之罪，就不是几颗脑袋能顶下来的。

花耗荣升为战衣将军，自然又承担起护送美人的工作。只是，此去，怕也是被离帝算计在了联姻之内吧？

数人整装待发的前一夜，没有人能找到猫儿，就连银钩都不知道猫儿去了哪里。

曲陌、花耗、花锄、银钩，所有人都在找猫儿，而猫儿却如同蒸发般无声地消失了。

其实，猫儿并没有走丢，也没有被掠去，只是安静地坐在树上，望着曲府在灯火阑珊中准备着明天的行装，一夜无眠，直到天明。

当车轮转动，马蹄踢踏，猫儿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心，仿佛也随之走远了。

银钩的声音从猫儿旁边的另一棵树上传来，在调侃中陡然加了几分尖锐：“怎么，不跟去了？”

猫儿咧嘴自嘲一笑，看向银钩：“我还真是一只养不熟的猫，谁对我好，我就跟着谁。”

银钩没想到猫儿会这么说，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。

猫儿却是笑了，只觉得银钩吃瘪的样子挺有趣儿的。

银钩被猫儿笑得无奈，转瞬间目光一凛，手中树叶飞出，喝道：“出来！”

原本隐在树后的人闷哼一声后现身，那人猫儿认识，正是曲陌的贴身护卫。

暗卫的胳膊上插了一片树叶，上前一步抱拳道：“公子莫怪，属下只是奉命行事。”转而对猫儿恭敬道：“猫爷，主子请您一同上路，主子有话要对您说。”

银钩慵懒地倚靠在树干上，把玩着自己的头发，却突然凌空拍出一掌，正中那护卫胸口！

护卫一口鲜血喷出，身子亦撞在身后的树干上，猛地一震，才算稳住了力道。

猫儿没想到银钩武功这么高，不禁有些咂舌。

银钩懒洋洋地说：“如果下次还让我听见有人教唆我娘子爬墙，就不是如此简单了。”

护卫身体一僵，眼底划过惊恐，苍白着毫无血色的脸，不知道要如何答话，只得将眼睛扫向猫儿。

猫儿瞪向银钩：“你做什么伤人？”

银钩斜眼看过来，眼光犀利，他吊儿郎当地说道：“没事儿，适当换些血，对身体好。”



猫儿无语，这人怎么满嘴都是自己的理？

银钩身形一闪，落在猫儿旁边的树杈上。他斜倚着，将手伸出：“走，猫娃，咱回家。”

不知不觉中树下又站立了一人。

身着一袭白衣的人儿在得知猫儿的踪迹后，便策马狂奔过来，此刻正仰头望去，点墨的眸子里看不出任何情绪，却深得不见底，透不出一丝光。

曲陌坐在马上，对猫儿伸出白得几乎透明的手指：“猫儿，跟我走。”

猫儿望向曲陌那永远一尘不染的白色衣袍，犹如水中倒映的荷花，在池水中微微颤抖着，掀起细微的涟漪，让人心疼，却拥不进怀里。

猫儿笑了，将自己的小手搭上银钩那越发冰冷的手指，说：“银钩，你的手真冷。”

银钩的手指渐渐收紧，那属于灵魂的颤抖让他想紧紧锁住猫儿的温度，他缓缓地闭上眼睛，声音里含了一丝颤音，轻声道：“这样暖和多了。”

猫儿也闭上了眼睛，依偎进银钩怀中，犹如感受风的方向般，两个人皆不再说话。

曲陌的眸子泛起从来不曾有过的雾气，令眼眸显得更加蒙眬。

曲陌的手臂一直伸着，仿佛变成了一截僵硬的树干。

曲陌的声音犹如风，刺不痛人的肌肤，却是刮进了人的心里，变成驱除不去的声音。他说：“不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吗？”

猫儿的身体不可抑制地颤抖着，银钩的手指越发收紧，仿佛要将猫儿融入自己的身体般用力。

每个人都在等着猫儿的回答，然而，猫儿却一直不肯开口，甚至连眼睛都不曾睁开。她怕，怕自己看到曲陌的模样后，又要不顾一切的随他而去。她怕再次陷入无止境的追逐，可除了扯脏他的洁白衣衫外，却什么都抓不住。

曲陌等不到自己的答案，突然大声道：“猫儿，你看着我！”

猫儿下意识地睁开眼睛，银钩却一把将猫儿的头紧紧地按在自己怀中，沙哑地、癫狂地嘶吼道：“告诉我！你若看了他，是否就要跟他走？这一次，你若走了，我就算砍了自己的双脚，都不会再去追你！”

猫儿身体一震，猛地推开银钩的怀抱，望向银钩的眼底，大吼道：“我哪里有那么好？”

银钩恍惚一笑：“你暖和。”

在这一瞬间，猫儿的鼻子变得酸楚，小手也抓紧了银钩的手指，两人手腕上的

“无独有偶醉玲珑”发出阵阵幽鸣，犹如一曲悠远的情歌般荡漾开来……

银钩环抱着猫儿的腰身，飞跃下树，直接落在来时骑的“肥臀”背上，在晚风中急驰而去。

曲陌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，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生命热流渐渐消退，剩下的，只有刺骨的寒冷……

马儿懒散地溜达着，银钩一挑眉峰，问：“怎么，还真不敢看他？”

猫儿揪住马鬃：“你总是很刻薄。”

银钩环住猫儿的腰：“猫娃，我今天很开心。”

猫儿扭了扭身子：“我不太好受。”

银钩一手抬起猫儿的下巴，转向自己：“不然，你蹂躏我吧，发泄了，兴许就好受了。”

猫儿瞪着清澈的圆眸：“那你下马，我让‘肥臀’踢你两脚。”

银钩望着猫儿那红艳艳的小嘴，缓缓低头：“你这是虐待夫婿。”

猫儿呼吸一滞，忙转头躲开，大声吼道：“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夫妻！”

银钩也不闹，耳语道：“嘘，喊什么，你若想，今天晚上我……唔……你真打啊？”

猫儿红着脸，嘟囔道：“你别再忽悠我，我什么事情都懂的。”

银钩将猫儿围在胸前，充满磁性的声音撩拨着她敏感的神经：“呵呵……你真的懂？”

猫儿瞪眼：“真懂！”

银钩温热的唇瓣落在猫儿敏感的耳垂上，沙哑道：“若真懂，就别再离开我。”

猫儿打了个激灵，不自然地扭动起来：“银钩，你……你能不能别这么……这么……”

银钩将猫儿紧紧抱入怀里，调笑道：“怎么？”

猫儿在慌乱中红了脸。

银钩却是爽朗一笑，真挚地说：“猫娃娘子，什么时候给为夫一个真正的新婚之夜呢？”

猫儿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，手脚都变得不知道要往哪里放才好。

银钩见猫儿局促起来，也不再将那看似调笑实则真心的话讲出。他伸手刮了一下猫儿的小鼻子，宠溺道：“看你今天表现良好，为夫请你大吃一顿，如何？”

猫儿一听有吃的，自然眼睛一亮，兴冲冲地说：“好！”



银钩一手捉起猫儿的下巴转向自己，用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望着猫儿，幽幽蛊惑道：“猫娃乖，亲我一下。”

猫儿的心因银钩的呢喃而异样狂跳，俏丽的小脸瞬间爬满红晕。

银钩不放开猫儿，将自己的诱人唇瓣微嘟，撒娇道：“就一下，来，乖，亲一口。”

猫儿心跳上喉咙，灵魂仿佛受到了勾引般缓缓靠近，视线落在银钩的唇上就再也移不开，但身子却固执地守在原地，无法靠近。

银钩见猫儿眼馋得仿佛要流口水，但性子里的固执劲儿却使她仍旧无法完全放开。银钩心中自然有了计较，显得越发无赖起来，将手中的缰绳一勒，“肥臀”难受地后仰一下，猫儿本是僵硬的身子瞬间向银钩倾去，银钩等待的唇微张，将猫儿那“主动”投怀送抱的小嘴含在了双唇之间。

猫儿只觉得呼吸一滞，一股异样电流迅速传递到全身，只得慌乱地支撑起身子，红着小脸转过头，左看右看，就是不敢看银钩。

银钩一脸得逞后的狡诈笑颜，将眼睛都笑眯成了妖精样，还卖乖地表彰猫儿道：“真乖。”

猫儿原本想说是“肥臀”突然停止前进的原因，却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什么，只能涨红了小脸，使劲揪扯马鬃。

银钩看不下去了，伸手将猫儿的一只小手攥在手中，劝解道：“都说色欲销魂，人性本色，你贪恋我的美色也并没有错，不必自责，也无须羞涩。若你还继续揪扯马鬃，这‘肥臀’真要变成没脸见母马的秃毛千里驹了。”

猫儿仰头望天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银钩，你就是一碎嘴婆娘！”

银钩厚颜地亲昵道：“那我这个碎嘴婆娘的嘴唇可柔软香甜？”

猫儿前扑，趴在马背上，闷声低吼：“我想捶你！”

银钩道：“打在我身，痛在你心。”

猫儿嘴角抽搐，半天也不言语，心里寻思着，银钩那脸皮真是够厚！

在两人的斗嘴逗乐间，猫儿与曲陌之间的那些闹心事儿，完全被银钩的胡搅蛮缠给推到犄角旮旯去了。让猫儿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自己对曲陌的感情不够深？只是，若不深刻，怎会因曲陌与香泽公主在一起而如此痛楚？猫儿，疑惑了……

银钩望着趴在马脖子上的猫儿，眼中的宠溺倾泻而出，伸手将猫儿抱入自己怀中，不再逗弄。两个人贴着彼此的身体，感受另一个体温下的心脏跳动，在无声中放马溜达着。

银钩暗道：这个小东西，今天，总算没让他发狂，让他也感觉到了她存有感情的心思。虽然猫娃的感情还不浓烈，但却似可以慢慢蒸煮的醇酒，越熬越香。他相信，

总有一天，怀中这个小东西会属于自己，全心全意，只属于自己！

猫儿窝在银钩怀中，闻着他身上那若有若无的幽香，在睡意不知不觉袭来时，恍惚地问：“银钩，我们去哪里啊？”

银钩轻声道：“去烧国。”

猫儿噌地坐起，瞪大了猫眼：“啊？去烧国？”

银钩理所当然地说：“今天我本就是要去烧国，来寻你后，便是打算一同上路的。”

猫儿只觉得无数个脑袋在自己的肩膀上晃悠着，声音变成咬牙切齿状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银钩挑眉一笑：“同路不同人，我们走我们的，你难道还想跟在人家身后看你依我依？”

猫儿的心思被银钩看透了。而如此的一针见血、赤裸解剖，即使是猫儿，也难免有些受不了。猫儿被激怒了，紧紧抿着小嘴，狠狠瞪向银钩，一拳头捶出！银钩身子后仰，躲开了猫儿的攻击。猫儿一拳横扫，银钩身体向后弹起，直接旋转着飞落出去。

猫儿一拍“肥臀”，大喝道：“驾！”

“肥臀”蹄子跳起，却没有前行。

猫儿一扬缰绳，再次大喝道：“驾！”

“肥臀”嘶叫一声，委屈地回过了头。

猫儿顺着“肥臀”的视线回头去看，但见银钩双手紧紧扯着“肥臀”的尾巴，楚楚可怜地唤了一声：“猫娃娘子……”

猫儿的鸡皮疙瘩瞬间立起来，吼道：“放手！”

银钩不但不放，反而更加无赖地嚷道：“你若忍心，就让肥臀踢死我吧。”

猫儿真想让“肥臀”狠狠地踢他两脚，看他还对自己装可怜不？

此时，旁边行人皆侧目来看，其中一人还同旁人指指点点道：“那是哪家的婆娘，可真够凶悍。我家若有如此悍妇，定然好生教训一番！若还是不服管教，扔窑子里换些银两，肯定能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

猫儿转目瞪去，刚欲挥动拳头，但见银钩花衣一闪，已有两声清脆的巴掌声从那嚼舌之人的脸上传来。

银钩掏出帕子，擦了擦手，手指一松，那帕子轻巧地落到地上。他身子往“肥臀”背上一靠，双手环胸，骂道：“好个不开眼的东西！谁若做了你家娘子，那是她家祖坟十代冒黑烟！遭火灾！挨雷劈！瞧瞧你那狗皮膏药的样子，回家后赶快把镜子收起来，免得半夜起来吓得自己屁滚尿流！”

“人老皮也厚，拍你两巴掌还震掉了一层灰，怎么就没看出你长脸了呢？就阁下这副尊容，逛窑子也得被扔驴圈去，还得将驴头一套，免得看你腿抖！你看你，好好说着你，你感激涕零就够了，怎么还喷血呢？若是喷到他人身上，多脏啊？啧啧……阁下还真没有一点儿功德心啊。”

那多嘴的男子一口气没上来，就这么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，眼冒金星，昏死了过去。足见银钩那两巴掌掴得有多狠，那通恶骂有多阴损！

银钩抬眼扫视一圈他人，风情地一笑：“还有哪位想要论论本公子的家事？”

呼啦一下，原本热闹的集市瞬间清场完毕。

银钩抬头望向呆滞的猫儿，手指调戏似的攀爬上猫儿的小腿，媚眼若丝般感性道：“猫娃娘子，为夫渴了。”





第三十三章

角逐之争非善类

在这场感情的角逐猎杀中，每个人都细心算计，步步为营。错综复杂的布置让人开始怀疑那到底是感情还是战争？猫儿很简单，要得简单，想得简单，因为简单本身就是一种豁达的幸福。

两人一路上游玩着，第三天逛到了集市上。

银钩脚蹬一双白色靴子，身着一件玫红色艳丽衣袍，上面绣有夸张的金线牡丹图，看起来丰富即贵。腰间一条金色彩石带，发尾系了根金色飘带，大拇指上还戴着一款弥足珍贵的碧绿猫眼扳指。整个人就如同摇曳的曼陀罗般妖艳，笑睨媚眼风骚过市，就仿佛全世界女子都是他的情人一般招摇。

先不说银钩那张魅惑众生的脸，就那一身行头已经足够晃花所有看客的眼，所到之处都不免引动狂蜂浪蝶。

猫儿为了行走方便，换了一身藏蓝色的短装男款衣衫，脚蹬一双黑色小号男靴，用一根黑色绳子将头发全部吊起，犹如不拘小节的游侠般简洁。与银钩站在一起，猫儿更像是花花公子身边的保镖小厮。

热闹的吆喝声中，猫儿跟在银钩身旁，不时地东瞧瞧西看看，偶尔逗弄一些杂耍小动物，还要负责阻拦故意撞进银钩怀中的女子。

二人走走停停间肚子饿了，这才想起要找个地方吃些美食。

猫儿见好些人都入迷般望着银钩，便捅了捅他的腰，小声问：“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张扬了？好多人都看着你呢，就不怕贼惦记？”

银钩风情万种的桃花眼转了转，唇角勾起一抹性感的微笑，低头，在猫儿耳垂边



呵气道：“那猫娃可得看好人家，若是被他人抢去，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”

猫儿嘴角抽搐，对银钩的自恋行为已经彻底无语，心里寻思着，若用这人脸皮做鞋底，没准儿穿个百十来年都不会破。

此时，旁边一妇人领着一娃娃走过，那妇人瞧见银钩的美色就如同痴了般忘记行走，而那娃娃则摇晃着妇人手臂，指着银钩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娘娘，你看，这是谁家新媳妇？真好看呀。”

银钩一愣，猫儿哈哈大笑起来，抱着肚子笑蹲到地上，抽痛得直不起腰来。

银钩见猫儿笑自己，当即手臂一伸，将猫儿抱入怀中，竟冲那娃娃一笑，误导性地对猫儿唤：“相公，我们去喂饱肚子吧。”

众人，傻了。

银钩揽着猫儿的腰肢走开，猫儿一个前跳从银钩怀中逃脱出来，将手一伸，学着银钩的口气调戏道：“来，娘子，让为夫抱你去吃饭。”

在众人的窥视里，在猫儿眼波烁烁的调皮中，银钩豁然一笑，竟当真飞身上了猫儿伸出的胳膊，双手一环，揽住猫儿的颈项，将头往猫儿颈窝一靠，做柔弱状，嗲声道：“死鬼……还不快走？想饿死奴家不成？你不顾大的，也得顾及我肚子中的小人儿……”

猫儿抱着银钩，艰难地迈着步伐离开。在众人的视觉洗礼中，猫儿觉得异样凄凉。

行走间，竟听见有人惊恐般号叫道：“那是猫爷！光天化日下抢劫民男啦！”

猫儿和银钩转头去看，但见那高喊之人却是腿脚一软，身一颤，撒腿就跑了。

众人随之做纷飞状。

猫儿疑惑：“我这么出名了？”

银钩点头：“这儿离绿林山很近，那人怕是曾经被你抢劫过。”

猫儿感慨：“这人出名了，还真是麻烦。”

银钩配合地点点头，却道：“往上抱抱，我都要掉地上去了。”

猫儿问：“你还真让我抱？”

银钩打个哈欠道：“只要是你想的，而我又能做到，有何不可？”

猫儿一时间有些语塞，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就这么抱着银钩，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了一家香飘四溢的酒楼，将银钩往椅子上一放，震得店小二都不知道迈哪只脚过来热情一番。

猫儿挥手唤来呆住的店小二，点了不少重口味儿的菜品。在等菜的过程中，银钩和猫儿又是斗嘴一番。等到菜品全部上齐后，两人这才欢实地举起筷子，想要风卷

残云。

筷子飞舞中，那店小二又一路小跑过来，将手中一盘被挑干净了鱼刺的鱼肉放到猫儿面前，恭敬讨好地说：“这位公子，这是二楼那位白衣公子让小的送来的。”

猫儿夹肉的筷子一顿，顺着店小二眼神的方向缓缓抬头看去，但见曲陌等人正坐在二楼栏杆处，朝这边望来。

猫儿只觉得如遭电击，手中筷子就这么生生被她折成两段！

银钩轻扫一眼曲陌，身子往椅子上一靠，嘲讽道：“曲公子，您这脚程也太慢了吧？”

曲陌不理银钩，只是拿那双深潭般的眸子望向猫儿，不言，不语。

猫儿觉得心跳得厉害，如坐针毡般难受。

就在这三方互视中，本来沉寂在三娘去世悲痛中的花锄却探头看来，但见猫儿坐在楼下，不由得眼睛一亮，快步下楼，高兴道：“猫儿，你怎么在此？”

猫儿微微一笑，没有言语。

花锄自我理解道：“离开皇城时曾四下找你，心里寻思着你能来送行，你却没来，今天倒好，怎么就追来了？来来，到二楼吧，耗子哥马上就回来了，看见你定然会高兴的。”

猫儿没有动，银钩眼神不善地说：“怎么吃个饭也这么不消停？”

花锄不悦地瞪向银钩，一手将猫儿拉起，责问道：“你怎么还和这人在一起？”

银钩一筷子打去，花锄躲闪不及被打个正着，原本扯着猫儿的手被迫松开，痛得手筋都抽搐到一起，却强忍着没有痛呼出声。

猫儿见花锄手背迅速肿起，忙伸手去揉，又回头冲银钩一吼：“做什么这么大力？”

银钩原本雄赳赳的气势被猫儿一吼，立即变得单薄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猫娃娘子，你就知道这小子手疼，怎不知道为夫心疼？”

猫儿脸一红，松了花锄的手，狠狠瞪银钩一眼，出口的话却已然变成娇嗔：“你就会欺负人！”

银钩勾唇笑了，举手表态：“非也，非也，为夫在猫娃娘子面前，就如同被抓住软肋的耗子，怎么拿捏都行，怎么会欺负人呢？”

花锄见银钩油腔滑调，瞬间暴怒，一拳袭来，大喝道：“登徒子！”

银钩闪身躲开：“此话有待商讨，本公子怎会是登徒子？鄙人与猫娃可是光明正大的夫妻。倒是某些人，怎么总是窥视我家院内风景？好个贼啊。”

银钩这话本是说给曲陌听的，但花锄心中有鬼，自然以为银钩说的是自己，不由



红了脸，拳头更加勇猛地砸去。

猫儿无奈道：“你们两个非要一见面就打吗？”

银钩回眸一笑：“这小子总是如此盛情地惦念为夫，为夫也颇为无奈。”

花锄一口气憋在胸口，下手不留情面，心中更加厌恶银钩。他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羞辱自己！

猫儿眼底含笑，逗弄着花锄，说：“难道……小锄头喜欢银钩？”

花锄刚酝酿起一拳头的猛劲儿，乍听猫儿此话，却是半路一顿，愣是将自己的胳膊给闪伤了。

银钩后跃闪躲的身子翩然落下，风流倜傥地抚住猫儿的肩膀，添油加醋道：“嗯……我看有可能。”

花锄仿佛受了奇耻大辱般红脸大喝道：“绝对没可能！”

银钩继续在猫儿耳边吹风道：“有些人，越是否认，就越是心虚。你看那小子脸红的样子，就知道窥视为夫美色，没安好心，定然……”

猫儿知道银钩忽悠人的能力，只得出言阻止，生怕银钩等会儿真要将自己忽悠晕了，去相信所谓的断袖之意。忙道：“行了，别说了，你没看小锄头脸都紫了吗？”

花锄气得嘴唇都哆嗦了，将拳头攥得咯咯作响，却是蹦不出一个音。他，就没见过像银钩这么不要脸的人！

此时，花耗陪同烧汐儿买了些本地最具特色的胭脂回来，正看见花锄面红耳赤地与猫儿、银钩对峙，当即大步走来，眼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：“猫儿，你怎么追来了？来，我们楼上一聚。”

猫儿知道曲陌在楼上，腿沉，心重，连脚步都迈不动。

楼上香泽公主温婉笑道：“猫儿妹妹，多日未见，难道不想上来一叙？”

猫儿缩着脖子，抬头望向香泽公主，僵硬地咧嘴一笑，仍旧立在原地，就是不肯上楼。

曲陌望向猫儿那不敢看自己的样子，心中万般纠结，却又豁然透开一丝光亮。他手握一杯清酒，语气有些酸意地嘲弄道：“怎么，就如此不敢见我？”话音未落，手中清酒却是直接冲着猫儿浇下。

猫儿被此话一激，只觉得胸口气，正转目去看，却被那酒水泼洒了一脸！这素来喜好脸面的山中霸王不由得怒了，两三步冲开身边的人，噔噔噔蹿上二楼，直立在曲陌面前，瞪大眼睛，双手叉腰，大吼道：“谁说我不敢见你？”

整个酒楼在猫儿的磅礴气势中震上三震。曲陌望着猫儿那瞪大眼睛的拼命样子，不由得若绿茶舒展般一笑。在猫儿的呆滞中，他伸出白玉般的手指，将猫儿脸上的酒